

註陸宣公奏議

一



據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元至  
正十四年劉氏翠巖精舍刻  
本影印原書版框高十八  
三釐米寬十二·四釐米

舊刊陸宣公奏議

一冊



註陸宣公奏議序

陸宣公文集



嘗讀賈誼書觀其經制人文鋪陳陸宣公業術亦至矣待  
 之宣室恨得後時遇亦深矣然竟不能達四聰而盡  
 其善排羣議而試厥謀道之難行亦已久矣東陽絳  
 灌何代無之嘻一薰一蕕善齊不能同其器方鑿圓  
 柄良工無以措巧心所以理世少而亂日多大雅衰  
 而正聲寢漢道未融既失之於賈傳吾唐不幸復擯  
 棄於陸公公諱贄字敬輿吳郡蘇人漂陽令侃之子  
 年十八登進士第應博學宏辭科授鄭州尉非其好  
 也省母歸壽春刺史張鎰以有名於時一獲晤言大  
 加賞識暨別鎰以泉貨數萬責曰願以此奉太夫人  
 一日之膳公悉辭之領新茶一串而已是歲以書判  
 拔萃調渭南主簿本傳作調渭南尉御史府以監察換之德宗  
 皇帝春官時知名召對翰末印日為學士由祠部負  
 外轉考功郎中朱泚之亂從幸奉天時車駕播遷詔  
 書旁午公灑翰即成不復起草初若不經思慮及成  
 而奏無不曲盡事情中於機會倉卒填委同職者無  
 不拱手嘆伏不能復有所助嘗從容奏曰此時詔書  
 陛下宜痛自引過以感人心昔禹湯以罪己勃興楚  
 昭以善言復國陛下誠能不悛改過以言謝天下俾  
 臣草辭無諱庶幾羣盜革心上從之故行在詔書始  
 下雖武人悍卒無不揮涕激發議者以德宗克平寇  
 亂不惟神武之功爪牙宣力蓋以資文德腹心之助

焉及還京師李抱真來朝奏曰陛下出山南時山東  
士卒聞書詔之辭無不感泣思奮臣節臣知賊不足  
平也公自行在帶本職拜諫議大夫中書舍人精敏  
小心未嘗有過艱難扈從行在輒隨啓沃謀猷特所  
親信有時讌語不以公卿指名但呼陸九而已初幸  
梁洋棧道危狹從官前後相失上夜次山館召公不  
至泣然號於禁旅曰得陸贄者賞千金頃之公至太  
子親王皆賀初公既職內署母韋氏尚在吳中上遣  
中使迎致京師道路置驛文士榮之丁韋夫人憂去  
職持喪於洛遣人護溧陽之柩附葬河南一遣中使  
監護其事四方賻遺數百萬公一無所取素與蜀帥  
韋南康布衣友善韋令每月置遺公奏而受之服闋  
復內職權知兵部侍郎覲見之日天子爲之興改容  
叙弔優禮如此內外屬望旦夕俟其輔政爲實叅忌  
嫉故緩之真拜兵部侍郎知貢舉得人之盛公議稱  
之貞元八年拜中書侍郎平章事公以少年入侍內  
殿特蒙知遇不可與衆浮沉苟且自愛事有不可必  
爭之上察物太精躬臨庶政失其大體動與公違姦  
諛從而間之屢至不悅親友或規之公曰吾上不負  
天子下不負吾所學不恤其他公精於吏事斟酌剖  
決不爽錙銖其經綸制度具在德宗實錄及實叅納  
劉士寧之賂爲李巽所發得罪左遷橫議者以公與  
叅素不協歸罷相之議於公戶部侍郎判度支裴延  
齡以姦回得幸害時憲政物議莫敢指言公獨以身

當之屢言不可翰林學士吳通玄忌公先達每切中  
傷陰結延齡互言公短宰相趙憬公之引拔昇爲同  
列以公排邪守正心復異之羣邪沮謀直道不勝十  
年退公爲賓客罷政事明年夏旱芻糧不給軍校訴  
於上延齡奏曰此皆陸贄輩怨望鼓扇軍人也貶公  
忠州別駕上怒不可測賴陽城張萬福救之獲免蜀  
帥韋令抗表請以贄代己歲賂資糧公在南賓閉門  
却掃郡人稀識其面復避謗不著書惟考校醫方撰  
集驗方五十卷行於世江泐十稔永貞初與鄭餘慶  
陽城同徵還公已薨歿時年五十二公之秉筆內署  
也推古揚今雄文藻思敷之爲文誥伸之爲典謨  
標狡向風懦夫增氣則有制誥集一十卷覽公之作  
則知公之爲文也潤色之餘論思獻納軍國利害巨  
細必陳則有奏章七卷覽公之奏則知公之爲臣也  
其在相位也推賢與能舉直錯枉將幹璿衡而揭日  
月清氛沴而平泰階敷其道也與伊說爭衡考其文  
也與典謨接軫則有中書奏議七卷覽公之奏議則  
知公之事君也古人以士之遇也其要有四焉才位  
時命也仲尼有才而無位其道不行賈生有時而無  
命終於一慟准公才不謂不長位不謂不達逢時而  
不盡其道非命歟裴氏之子焉能使公不遇哉說者  
又以房魏姚宋逢時遇主克致清平陸君亦獲幸時  
君而不能與房魏爭列蓋道未至也應之曰道雖在  
我弘之在人蜚蝗竟天農稷不能善稼奔車覆轍立

軻亦廢規行若使四君與公易時而相則一否一臧  
未可知也而致君不及貞觀開元者蓋時不幸也豈  
公不幸哉以爲其道未至不亦誣乎公之文集有詩  
文賦集表狀爲別集十五卷其關於時政昭昭然與  
金石不朽者惟制誥奏議乎雖已流行多謬編次今  
以類相從冠于編首兼畧書其官氏景行以爲序引  
俾後之君子覽公制作効之爲文爲臣事君之道不  
其偉歟



經進唐陸宣公奏議表

迪功郎紹興府嵊縣主簿臣曄言臣所註  
贊奏議十五卷繕寫成秩謹詣登聞檢院授進  
負所學期納忠於一時據直而言果爲法於後世可  
謂皆本仁義非徒曲盡事情雖彈見聞奚探涯涘臣  
誠惶誠懼頓首頓首竊以言有逆順道存是非大小  
知憂國而愛君有懷必吐小人喜乘時而射利流弊  
無窮顧忠邪之跡易明豈聽納之際難辨倘人主用  
心或好順而惡逆則羣下進說必以是而爲非此忠  
言多致於不行而吾道每憂其難合惟陸贄蘊經濟  
之畧值德宗當艱難之初勢雖危疑動必剴切無片  
言不合於理靡一事或失於機策之熟見之明若燭  
照不數計言之重辭之複冀陽長而陰消惜乎杓鑿  
不侔冰炭難入方其多難姑屈意以聽從逮至小康  
遠追仇而擯棄主眷則異臣心益堅第知卹天下之  
安危豈復計吾身之利害論諫數百雖晦蝕於建中  
正元之間勸講再三迺發揮於元祐淳熙之盛幸聖  
賢之默契宜今古之同符恭惟

至尊壽皇聖帝性本誠明學全終始既多識於前言  
往行道積厥躬猶不遺於片善寸長近取諸贄折衷  
一語鼓動四方斯蓋恭遇

皇帝陛下法乾行健繼離嚮明治已至不忘於兢業  
德雖盛尤樂於討論粵自潛藩屢披奏牘惟精惟一  
固得於問安視膳之餘嘉謀嘉猷復取於攷古驗今



之次臣自慙魯鈍有愧師承妄加採摭之工僭釋精  
英之論庶期觀覽易究端倪畫蛇寧免於支離坐井  
曷窺於小大徒傾口耳何補涓埃伏望

皇帝陛下置座之隅以古爲鑑廓日月之明斷制庶  
政恢江海之量容納衆言監瓜果而賞不妄加念兵  
食而將不輕用斯皆治道之急務固亦聖主所優爲  
使毫厘有濟於斯民則竹帛愈光於前哲其奏議  
并目錄共十一冊謹隨表上進以聞臣冒犯天威下  
情無任激切屏營之至臣誠惶誠懼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二年八月初七日進呈

進讀奏議劄子

元祐八年五月七日蘇軾同呂希哲吳安詩豐稷趙  
彥若范祖禹顧臨劄子奏臣等猥以空疎備員講讀  
恭惟

聖明天縱學問日新臣等才有限而道無窮心欲言  
而口不逮以此自愧莫知所爲竊爲人臣之納忠譬  
如醫者之用藥藥雖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若已  
經効於世間不必皆從於己出伏見唐宰相陸贄才  
本王佐學爲帝師論深切於事情言不離於道德智  
如子房而文則過辨如賈誼而術不踈上以格君心  
之非下以通天下之志但其不幸仕不遇時德宗以  
苛刻爲能而贊諫之以忠厚德宗以猜疑爲術而贊

勸之以推誠德宗好用兵而費以消兵爲先德宗好聚財而費以散財爲急至於用人聽言之法以邊馭將之方罪己以收人心改過以應天道去小人以除民患惜名器以待有功如此之流未易悉數可謂進苦口之藥石鍼害身之膏肓使德宗盡用其言則貞觀可得而復臣等每思首西閣即私相告言以

陛下聖明必喜贊議論但使聖賢之相契即如臣主之同時昔馮唐論頗牧之賢則漢文爲之太息魏相條晁董之對則孝宣以致中興若

陛下能自得師莫若取諸贊夫六經三史諸書百家非無可觀皆足爲治但聖言幽遠末學支離譬如

山海之崇深難以一二而推擇如贊之論開卷了然

聚古今之精英實治亂之龜鑑臣等欲取其奏議稍

加校正繕寫進呈願

陛下置之坐隅如見贊面反復熟讀如與贊言必能發聖性之高明成治功於歲月臣等不勝區區之意取進止

計原陸宣公奏議目錄

○卷之一

一 論關中事宜狀

二 論兩河及淮西利害狀

○卷之二

三 論叙遷幸之由狀

四 奉天論奏當今所切務狀

五 奉天論前所答奏未施行狀

○卷之三

六 奉天論尊號加字狀

七 重論尊號狀

八 奉天論赦書事條狀

九 奉天論擬與翰林學士改轉狀

十 奉天請數對羣臣兼許令論事狀

○卷之四

十一 奉天請罷瓊林大盈二庫狀

十二 奉天論解蕭復狀

十三 奉天薦袁高等狀

十四 奉天論李晟所管兵馬狀

十五 奉天奏李建徽楊惠元兩節度兵馬狀

十六 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狀

十七 又論進瓜果人擬官狀

十八 興元論解姜公輔狀

○卷之五

十九 又答論姜公輔狀

二十 興元論請優獎曲環所領將士狀



興元論解蕭復狀

又答論蕭復狀

興元論續從賊中赴行在官等狀

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迴歸狀

興元奏請許渾城李晟等諸軍兵馬自取機便狀

卷之六

興元請無循李楚琳狀

興元論中官及朝官賜名定難功臣狀

興元論賜渾城詔書為取散失內人等議狀

鑿駕將還宮闕論發日狀

請釋趙責先罪狀

論替換李楚琳狀

收河中後請罷兵狀

卷之七

請許臺省長官舉薦屬吏狀

請遣使臣宣慰諸道遭水州縣狀

論淮西管內水損處請同諸道遣宣慰使狀

論宣令除蕞延齡度支使狀

論嶺南請於安南置市舶中使狀

卷之八

論齊映齊抗官狀

謝密旨因論所宣事狀

商量處置實叅事體狀

奏議實叅等官狀

請不簿錄實叅莊宅狀

請還田緒所寄撰碑文馬絹狀

○卷之九

○四十四 請減京東水運取脚價於公浚遼州鎮儲蓄軍糧事宜

○四十五 請不與李萬榮汴州節度使狀

○卷之十

○四十六 論公邊守備事宜狀

○卷之十一

○四十七 請依京兆所請折納事狀

○四十八 議汴州逐劉士寧事狀

○四十九 論度支令京兆府折稅市草事狀

○五十 論左降官進赦合量移事狀

○五十一 又奏量移官狀

○五十二 又進量移官狀

○五十三 邊城貯備米鹽狀

○卷之十二

○五十四 論裴延齡姦竇書

○卷之十三

○五十五 論朝官闕貧及刺史等改轉倫序狀

○卷之十四

○五十六 均節賦稅恤百姓六條

○五十七 其一論兩稅之弊須有釐革

○五十八 其二請兩稅以布帛為額不計錢數

○卷之十五

○五十九 其三論長吏以增戶口加稅闢田為課績

○六十 其四論稅期限迫促

○六十一 其五請以稅茶錢置義倉以備水旱

○六十二 其六論兼并之家私斂重於公稅

論關中事宜狀



唐本傳陸贄字敬輿嘉興人父弘深陸院令贄少孤特立不羣十一第進士中博學宏辭調鄭尉又以書判拔在後渭南簿遷監察御史德宗在東宮時素知贄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待失會馬賊等討賊河北久不決請贄與李希烈為襄城詔問策安出贄以兵窮民困於別州均變乃上此奏及論兩河及淮天刑害狀帝不許用後有涇原上卒之變贄言皆成

右臣頃覽載籍每至理亂廢興之際必反覆參考究其端由與理同道罔不興與亂同趣罔不廢此理之常也其或措置不異安危則殊此時之變也至於君人有大柄立國有大權得之以彊失之以弱是則歷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國之權在審其輕重德與威不可偏廢也輕與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廢則危居重以馭輕倒持

則恃恃威則德喪於身取敗之道也失重則輕移諸已啓禍之門也陛下天錫勇智志期削平忿茲昏迷整旅奮伐海內震疊莫敢寧居此誠英主撥亂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謂蓄矣所可就兢保恃慎守而不失者惟居重馭輕之權耳陛下又果於成務急於應機竭國以奉軍傾中以資外倒持之勢今又似焉臣是以疚心如狂不覺妄發輒輸願問之旨深測憂危之端此臣之愚於自量而忠於事主之分也古人所謂愚夫言而明主擇之見鼎錯傳惟陛下幸留聽焉臣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又聞理天下者若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則小大適稱而不悖焉身所以能使臂者身大於臂故也臂所以能使指者臂大於指故也王畿者四方之本也京邑者又王畿之本也其勢當令京邑如身上畿

如臂以方如指故用則不悖趣則不危斯乃居重馭重之術焉是以前代之制轉天下租稅委之京師

如平昔書等惠高后時置

處之陵邑諸功臣家於長陵後山山莊

及豪傑并兼之家於諸陵蓋亦選四方壯勇實之邊城

遠也其慮化則悅近以來遠也太宗文皇帝既定大業萬方

底又猶務戎備不忘慮危列置府兵分隸禁衛大凡諸府八

百餘所而在關中者殆五百焉唐兵志府兵之制建自高祖

綱中則居重馭輕之意明矣承平漸久武備寢微雖府衛具

存而卒乘罕習故祿山竊倒持之柄乘外重之資一舉滔天

兩京不守安祿山傳祿山當明皇天寶間既兼制二道意益

本之意則志必邊之備猶在加以諸牧有馬每州有糧初肅

為資中復與運乾元之後大憝初夷此指安祿繼有外虞

入為寇故先皇帝莫與為禦避之東遊代宗紀寶應元年七

忘深根固抵之慮內寇則靖外寇則汧渭為戎于斯

之時朝市離析事變可慮須臾萬端雖有四方之師寧救一

朝之患陛下追想及此豈不為之寒心哉尚賴宗社威靈先



皇仁聖懷邦醜類再安宸居十月癸巳蕃漢郭子儀復京師十二月甲午車駕至自陝州

城邑具全宮廟無寶此又非常之幸振古所未聞焉足以見

天意之於皇家保祐深矣故示大儆將弘永圖陛下誠宜上

副玄心下察時變遠考前代成敗近鑒國朝盛衰垂無疆之

休建不拔之業今則勢可危慮又甚於前伏惟聖謀已有成

筭愚臣未達敢獻所憂先皇帝還自陝郭懲艾往事稍益禁

衛漸修邊防是時賊中有朔方涇原隴右三帥以扞西戎河

東有太原全軍以控北虜此四軍者皆聲勢雄盛士馬精強

又徵諸道戎兵每歲乘秋備寒防秋之尚不能保固封守遏其

奔衝京師戒嚴比比而有代宗寶應元年十月辛未吐蕃寇

外吐蕃寇醴泉京師戒嚴二年十月丁陛下嗣膺寶位威懾殊鄰蠹茲昆夷猶肆毒

蠹漢田儉傳云蠹蝨手則斬手蠹足則斬足注云蠹蝨也火各切舉國來寇志吞岷梁貪冒

既深覆亡幾盡遂求通好少息交侵蓋緣馬喪兵疲務以計

謀相綏固非畏威懷德必欲守信結和所以歷年優柔竟未

堅定要約吐蕃每入寇或擁兵十萬後合南詔共二十萬攻

蕃必假小事忿爭因復大肆侵掠張光晟又於振武誘殺羣

胡回紇傳建中元年八月甲午振武留後張光晟殺回紇使

名雜居京師殖貨縱暴與回紇共為公私之患德宗即命

董突盡帥其徒歸國至振武留後數月厚求資給光晟欲誅之

未敢發九姓胡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乃密獻策於光晟

請殺回紇光晟聞其種族為新可汗所誅乃密獻策於光晟

其意自爾以來絕無虜使其為嫌怨足可明徵借如吐蕃實



唐前謀取汴州又約河東朱惟岳戮朱滔李惟岳拒命朱滔  
 以康日知為深趙二州團練使詔趙  
 還隨滔大不平遂與王武俊等同叛瞿然則往歲之所患也  
 四去其三矣時李正己李宝臣梁崇而患竟不衰往歲之所  
 信者今則自叛矣而又難保是知立國之安危在勢任事之  
 濟否在人勢苟安則與類同心也勢苟危則舟中敵國也  
 下豈可不追鑒往事惟新令圖偏廢之初以靖人復倒持  
 之權以固國而乃敢汲汲極思勞神徇無已之求望難必  
 之效其於為人除害之意則已至矣其為宗社自重之計恐  
 未至焉自頃將帥徂征久未盡敵尚以藉口則請濟師陛下  
 乃為之輟邊軍缺環衛虛內廐之馬竭武庫之兵占將家之  
 子以益師賦私養之蓄以增騎唐兵志云德宗即位以白志  
 李希烈反河北盜且起數出禁軍征伐神策之士多闕死者  
 建中四年下詔募兵以志正為使鬼捕峻切郭子儀之賢吳

仲孺殖實累巨萬請以子率如馬從軍德宗喜甚為官其子  
 五品志正乃請節度都團練觀察使家首出子弟馬女裝鑿  
 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

富者為為幸而貧者苦之 猶且未戰則曰乏財陛下又為  
 之筭室廬為間上問錢一千中間一千下問五百居一間杖

賞錢五萬 貸商賈 兩稅法既行民力未及寬而朱滔王武俊  
 初太常博士章都賓陳京請借富商錢德宗以問度支杜佑  
 以為軍費裁支數月幸得商錢五百不緡何支半歲乃以戶

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代佑行借錢令約緡兵乃償之京兆少  
 尹韋正長安丞薛萃搜督甚峻民有不勝其斃自經者家若  
 被盜然總京師豪人田宅 傾司府之幣設請推之科德宗知  
 如婢之佑裁得八十萬緡 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  
 十四年七月罷權 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之內備衛  
 中二年正月復權

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朱滔希烈或負固邊壘誘致豺狼  
 或竊發郊畿驚犯城闕此亦愚臣所竊為憂者也未審陛下  
 復何以備之以陛下聖德君臨率土欣戴非常之慮豈所宜  
 言然居安備危哲王是務以言為諱中主不行若備之已嚴

則言亦何害儻忽而未備又安可勿言是以整陳任愚無所  
諱避固敢以中主不行之事有虞於聖朝也惟陛下孰察之  
過防之且今之關中即古者邦畿千里之地也王業根本於  
是在焉秦嘗用之以傾諸侯漢嘗因之以定四海蓋由憑山  
河之形勝宅田里之上腴弱則內保一方當天下之半可以  
養力俟時也疆則外制東夏據域中之大可以蓄威昭德也  
豪勇之在關中者與籍於營衛不殊重粟之在關中者與列  
於廐牧不殊財用之在關中者與貯於帑藏不殊有急而須  
一朝可取今執事者先拔其本奔重取輕所謂倒持太阿授  
人以柄議制置則疆幹弱枝之術反語綏懷則悅近來遠之  
道乖求諸通方無適而可顧臣庸懦竊為陛下惜之往者不  
可追來者猶可補臣不勝懇懇憂國之至輒敢效其狂鄙以  
備采擇之一端陛下儻俯照微誠過聽愚言使李元播策洛  
懷光救襄城希烈兇徒勢必退衄則所遣神策六軍士馬及  
點召節將子弟東行應接者悉可追還河北既有馬燧抱真  
固亦無藉李晟亦令旋旆完復禁軍明勅涇隴邠寧但令嚴  
備封守仍云更不徵發使知各保安居又降德音勞徠畿甸  
具言京輦之下百役殷繁且又萬方會同諸道朝奏郵勤懷  
遠理合優容其京城及畿縣所稅間架推酒抽貫貸商點召  
等諸如此類一切停罷則冀已輸者弭怨見勸者獲寧人心  
不搖邦本自固禍亂無從而作朝廷由是益尊然後可以度  
時宜施教令弛張自我何有不從端本整禁無易於此

論兩漢及淮西利害狀

內侍朱勣奉宣進旨緣兩河寇賊未平於

漢書卷九十九  
中二年  
朱

論魏博田悅鎮冀王武俊淄青李納合以叛滔自稱冀王  
除林魏王武俊鎮冀王武俊淄青李納合以叛滔自稱冀王  
平珍 又淮西兗黨攻逼襄城

朱滔田悅等連和凶相熾然建中四年上遣左龍武大將軍  
尉遲嘯討之權戰不利屯襄城希烈怙其壯志聚二萬圍

見陋狹幸因之使籍組升朝符承過恩入學入侍每自奮屬  
思酬道遇感激所至亦能忘身但以越職一議典帝所禁未

信而言聖人不尚是以循循默默尸居榮近日日以愧自春  
徂秋心雖懷憂言不敢發此臣之罪也亦臣之分也陛下天

縱聖德神授英謀明照八表思周萬務猶慮闕漏下詢羣  
此竟寤言已從人好問而好察邇言之意也臣每讀前史見

聞說納忠之士乃有泣血碎首牽裾斷髮者魏志辛  
家丁方代突河南時連韓氏創奉司以為不可而帝甚盛

曰陛下惟上家其計安出帝曰知謂我從之非耶魏志  
為非也帝曰吾不與卿共事卿曰陛下不以臣不肖則之

議之官安得不與臣議耶帝不答起入內殿隨而引其從  
遂奮衣而還良久乃止曰佐治知持我何太急耶魏志

子使建中中為光祿勳駕西征賜書責曰天魏志  
未可知動心當軍校佩刀以斷車轆光武不從遂魏志

恨不用光祿之言也皆以進議見拒懇誠激忠遂至發憤踰  
禮而不能自止故也况今勢有危迫事有機宜當聖主開懷

訪納之時無昔人逆鱗顛沛之患儻又上探微旨慮匪悅聞  
傍懼貴臣將為沮議首尾憂畏前後顧瞻是乃偷合苟容之

徒非有扶危救亂之意此愚臣之所痛心切齒於既往是以  
不忍復躬行於當世也心蘊忠憤固願披陳職居禁闈當備

顧問承問而對臣之職也寫誠無隱臣之忠也謹具件如後  
惟明主循省而備慮之豈有微臣橫荷容納之恩實億兆之

幸社稷之福也臣本書生不習戎事竊惟霍去病漢將之良

者也每言行軍用師之道顧方略何如耳不在學古兵法

知兵法者無他人情而已通其變則得失可辯成敗可知古

人所以坐籌樽俎之間制勝千里之外者得此道也臣才不

逮古人而頗窺其意是敢承詔不默輒陳狂愚伏以討敵之

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

雖眾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兵不足恃與無兵

同將不為用與無將同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

翫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自昔禍亂之興何嘗不由於

此今兩河淮西為叛亂之師者獨四五凶人而已李希烈傳

果為姦逆以僭帝稱王者也况其餘眾蓋並脅從苟知全生

豈願為惡若招攜以法悔禍以誠使來者必安安者必久斯

道積著人誰不懷縱有野心難馴臣知其從化者必過半矣

舞干格苗豈獨虛言假使四五兇渠俱稟梟鴟之性其下同

一云夫病為...有氣勝...武備時以戰...為驃騎將軍...是

欲救之孫吳兵法對曰願方畧何如日不...李占兵法

其材使...可謂...左傳...二百...百...乃...之...而...也

博覽...向別...曰...者傳言黃帝所作...云...同...時

所以...武...知有材也今軍中...事...使...郭...一...解

詰曰...手...可謂...左傳...二百...百...乃...之...而...也

越也...曲...跳...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眾

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

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

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父師

也...與...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眾

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

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

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父師

也...與...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眾

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

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

不侔形勢之大小不倫師徒之眾寡不敵然尚曠歲持父師

也...與...其約從締交則迭相侮詐以為智謀其御眾

使人則例質妻孥以為術數斯乃盜竊偷安之伍非有姦雄

特異之資以陛下英神志期平壹君臣之勢不類逆順之理



昔者厚論氣勢則前者新集而今者乘勝度攻具則前者  
 草創而今者繕完計克黨則前者盛而今者殘掃敵情則前  
 者銳而今者挫然而勢因時變事與理乖當易而反難當進  
 而中止本末殊趣前後易方順理之常必不如此臣故曰將  
 非其人者兵雖眾不足恃操失其術者將雖材不為用此自  
 昔必然之効但未審今茲事實得無近於此乎在陛下熟察  
 而亟救之耳固不在益兵以生事加賦以殄人無紆目前之  
 虞或與意外之患人者邦之本也財者人之心也兵者財之  
 蠹也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幹顛碎而根抵墜拔矣  
 惟陛下重慎之愍惜之今師興二年可謂久矣稅及百物可  
 謂繁矣陛下為之宵衣旰食可謂憂勤矣海內為之行者齋居  
 送可謂勞弊矣而寇亂有益數期人搖不寧事變難測  
 是以兵費拙速不尚巧遲速則乘機遲則生變此兵法之要  
 深切之誠社事明著之驗也夫投膠以變濁不如澄其源而  
 濁自變之愈也揚湯以止沸不如絕其薪而沸止之速也是  
 以勞心於服遠者莫若修近而其遠自來多方以救失者莫  
 若改行而其失自去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  
 乃禍之所起也修近之道改行之方易於舉也但在陛下然  
 之與否耳儻能重難易制姑務持危則當較禍患之重輕辯  
 攻守之緩急臣謂幽燕恒魏之氣勢緩而禍輕此謂田汝洛  
 滎汴之虞勢急而禍重此謂李綱緩者宜圖之以計今失於屯  
 戍太多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何以言其然也



自胡羯稱亂首起燕門世目傳安祿 置河朔於度外

興已來未暇艾蕩因其降將即而北之朝

殆三十年矣藩鎮傳安史亂天下至嗣宗大亂皆

華明以成禍根亂人乘之遂擅置更以賦稅自私自不朝獻于

廷劫戰國地歸相依以土地傳子孫故朝廷置之度外自肅

宗至德迄宅應凡七年自代宗廣德迄大曆凡十七

年至德宗建中四年共一十六年故云殆三十年非一朝

一夕之所急也田悅累經覆敗氣沮勢高偷全餘生無復遠

更悅既敗于雙岡復敗于巨水乃拜悅為河上大敗奔甲

走城歸籍死 武俊蕃種有勇無謀本傳武俊本出契丹善

擊中者甚衆 皆受田悅誘陷遂為猖狂出

自卒材多疑少決本傳武俊性多猜疑

而田悅傳悅既敗未幾上武俊殺李惟岳而深州降不滔滔

帥分兵守之德宗授武俊常州刺史以康日知為深州

武俊使武俊恨嘗傳滔怨不得深州悅知二將可為深州

王到深州武俊武俊亦喜即日使使報滔於是

滔率兵二萬屯軍晉武俊以兵五千人會之 事起無名衆情

不附進退遑惑內外防虞所以纒至魏郊遽又退歸巢穴意

在自保勢無他圖加以洪河太行禦其衝并汾洛潞壓其腹

雖欲放肆亦何能為又此郡兇徒互相劫制急則合力退則

背憎是皆苟且之徒必無越軼之患此所謂幽燕恒魏之寇

勢緩而禍輕希烈忍於傷殘果於吞噬據蔡許富全之地益

鄧襄函獲之資本傳希烈資慘害臨戰陣殺人血流於前而

官州城胡也明

反於揚中

置河朔於度外

大亂皆平若臣皆

承嗣等護養

田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承嗣等護養

之材當凌郊奔突之會

本傳勳初為度州宋德宗立以為汴

希烈圍襄城

哥舒曜以為合之眾捍襄野豺狼之群

李希烈

烈陷汝州德宗拜曜東都汝州行營節度使將鳳翔羽軍在

原奉天好時兵乃人討希烈曜還下襄城希烈遣眾萬人縱

火攻柵曜苦戰破之居數日連發禁軍以為繼接帝復

策將劉德信以累勅諸鎮務使協同唇舌殷憂人思自效但

恐本非素習今不適從奔鯨觸羅倉卒難制首鼠應敵因循

莫前此臣所謂急者宜備之以嚴今失於守禦不足陛下若

察其緩急審其重輕使懷光帥師救襄城之圍

時懷光將朔方兵屯魏與

朱滔等相持久不戰李光遠鎮為東都之援

德宗以光為河陽三城節度使與馬燧等破田悅巨水

並見本傳汝洛既固梁宋亦安是乃取有餘救不足罷關

右賦車籍馬之擾減山東飛芻輓粟之勞無擾則禍患不生

思勞則物力可濟非止排難於變切亦將防患於未然徵發

既停守備且固足得徐觀事勢更選良圖此於紓亂解紛抑

亦計之次也議者若曰河朔群盜尚未殲夷儻又減兵必更

生患此蓋好異不思之說耳臣請有以詰之前歲伐叛之初

唯馬燧抱真李光二師而已以攻必克以戰必疆是則力非

不足明矣泊遲留不進乃請益師於是選神策銳卒以繼之

而李晟往矣本傳云建中二年勳傳田悅反以猶曰未足復

請益師於是召朔方全軍以赴之而懷光往矣本傳云時馬

田悅未克詔李懷光以幾遣加半之戍竟無分寸之功是

黨亦增曩獨田悅實臣

本傳云本朝為成德節度使遂有常定易州深

冀六州地馬五千步卒五

萬財用豐饒益思來亡命難冠山

乃其今兼朱滔武俊臣請再詰以塞其辭曩之田悅實臣皆

陳與薛嵩高田承嗣李正己梁崇義相姻族急熱為害重相

蓄銳養謀則賊之方疆者也尋而田悅喪敗實臣藏夷官臣  
異志引效人作誦非置今匪王年撰曰內產且露神酒官  
大悅既而畏事歸且誦許曰公飲甘露液可與天神密實  
董子夜定臣已飲即暗復朱滔武俊加於前亦有孝忠日  
三日死時建中三年也  
知乘其後長孝忠本李宝臣麾下宝臣死子惟岳反乃昇朝  
武孝忠為節度易定滄等州觀察使後滔與武俊遣蔡  
談之獲賊以金帛皆不取易定介鎮間乘城固守卒全其  
軍康日知少事李惟岳惟岳反日知與別駕李雍及部將百  
人共盟歸朝惟岳遣王武俊攻之日知給為真檢示日使者  
齊詔喻中丞中丞李河負天子從小兒跳梁故武俊引兵  
還朝惟岳以獻德宗美其謀羅為深趙觀察使會武俊拒命  
遣將政趙州日知復破其陣是則賊勢不滋於曩自王師有益於甘時又  
明矣曩以太原澤潞河陽三將之眾太原謂馬燧澤潞謂李光當  
田悅朱滔武俊二寇之兵今朱滔遁歸武俊退縮唯此田悅  
假息危城設使我師悉歸彼亦纔能自守况留抱真馬燧足  
得觀釁討除是則賊兵東正勢必去矣日矣留之則彼為  
乞食徙之則此得長城化元為乞息費從半舉一而兼豐利  
惟陛下圖之

至正甲午仲夏  
翠巖精舍重刊

此本乃辛亥歲購於袁江卷一末有至正重刊本記為書賈  
裁吉因據張氏臧書志補錄之時同治紀元秋九月

下之溧源書院東郡楊紹和識

註陸宣公奏議卷之





